

赞比亚的街头贸易

刘伟才*

内容提要 赞比亚城市的街头贸易活动活跃，这种街头贸易具有鲜明的非洲特点。赞比亚街头贸易活动的存在和发展有特定的历史、经济、社会和自然性根源，是黑人生产生活水平低下的一种反映和客观必然。赞比亚的街头贸易活动还与政治相联系，从中也可以看出当前中国对非洲的种种影响。

关键词 街头贸易 赞比亚 卢萨卡 黑人

作者简介 刘伟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讲师（上海200234）。

在赞比亚，普通黑人所从事的主要经济活动可分为三类：农村的日常性农业生产；在工矿区和大农场担当劳动力；在城市工作或从事贸易活动。生活在城市的普通黑人，一部分文化水平较高或有一定专业技能或二者兼具的黑人可以到类型多样、规模各异的单位就业，如在大超市或小型商店当店员，在餐饮店当服务员，在各类作坊工场当操作工、修理工或杂工，以及从事驾驶、搬运等工作，他们也可以自主执业，如在街边开设固定的小商店，在市场拥有固定的小摊位等。另一部分文化水平较低、专业技能缺乏的黑人，则很难拥有固定工作，甚至完全没有工作，他们只能从事一些零星计件劳动及一些就业时间不稳定、报酬较低的工作，或者在街头从事流动性强、规模小的贸易活动。

街头贸易在赞比亚各个城市都存在，其形式和内容有鲜明的非洲特点，其存在和发展有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并受赞比亚自然环境和黑人生活方式的影响。此外，街头贸易活动还与政治有一定的联系。

卢萨卡的街头贸易

卢萨卡作为赞比亚首都和最大城市，街头贸易活动非常繁盛。在卢萨卡市区以及近市区的郊区很容易见到从事街头贸易活动的黑人，尤其是干线公路边的路口地带，以卢萨卡最繁华的开罗路（Cairo Road）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市中心地区的街头贸易活动则最为活跃。

（一）有相对固定摊位的街头贸易

从卢萨卡国际机场到市中心的主干公路名为大东路（Great East Road）。沿着大东路，越靠近市中心，从事街头贸易的黑人越多。在沿大东路的公共汽车站周围、连接大东路的路口地带，有砖块、纸板或木板搭建的简陋摊位，也有直接铺点东西摆在地上的地摊。

如果摊主是黑人男性，则摊位的商品除了当地的手机话费充值卡外，一般主要为酒类、香烟和糖果。酒类为开封即饮的塑料小袋包装，大都为廉价甚至伪劣的威士忌、白兰地，还有具有当地特色的“大象酒”（“amarula”，即用一种大象喜食的水果和奶油一起制成，为当地的一种特产）；香烟是当地较廉价的品种，论支出售，此外，还售卖劣质散烟叶和卷烟纸；糖果种类相对较丰富，有巧克力、棒棒糖和多种软硬糖，一般是论粒卖。位于市中心的黑人男性摊位有的出卖黑人工艺品、旧书旧杂志、旧服装、文具、玩具、车内装饰件、五金工具等，除黑人工艺品和旧书旧杂志外，其余多为中国产。在开罗路，还有大量卖中国产光碟的地摊，一般为分类容纳大量电影光盘，除好莱坞大片外，还有成龙、李连杰功夫片专辑等。

黑人女性的摊位主要经营食物和饮料。出售的食物主要有：生或烤熟的玉米棒、小袋装的玉米粉（当地黑人的主食，一般一小袋为一顿的量）、花生米、豆类、木薯、小袋装的木薯粉。有的摊位出售西红柿、洋葱、土豆、卷心菜以及一种当地名为“瑞普”（rape）的主要为黑人所食用的蔬菜，有的摊位出售水果，如橙、苹果，在特定的季节则还有木瓜、芒果、油梨（赞比亚的一种水果，形似鸭梨而较大，肉似奶油）等。这些食物中，像玉米棒、西红柿、洋葱、土豆、卷心菜以及各类水果都是论个卖，“瑞普”论把卖，有袋包装的论袋卖，花生米、豆类也往往有小袋包装，或者用碗、杯等容器按量出卖。饮料主要是冰镇后的袋装自来水和一种用玉米粉掺水和少量奶发酵

而成的东西，一般情况下只有黑人会买这类饮料。

（二）流动性街头贸易

除有相对固定摊位的贸易活动外，卢萨卡的街头还有大量流动贸易者。

黑人男性大都在车流量大的地方从事流动贸易活动，有时还要为了卖出一件商品而追赶开动的车辆，相对较危险。很多人卖手机话费充值卡和报纸，因为赞比亚移动通信服务商和报纸的服务网点非常少，便于买充值卡和报纸的地方不多，除了极少数的正式服务点外，也有一些餐馆旅店。由于到这些地方都不方便，很多人就喜欢在开车等红灯或堵车的时候从流动的黑人小贩手里购买。除了充值卡和报纸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商品，黑人工艺品如种子画（用多种谷物种子粘成的画）、铜版雕画、编织筐篮；服装如带有赞比亚国家标记的帽子、围巾、衣服，还有腰带、鞋子；食品如西红柿、洋葱、土豆等蔬菜，有时有自采的蘑菇，还有橙子、苹果、木瓜、芒果等水果，这些蔬菜和水果一般都几个一起包装好，按包装出卖；还有用于汽车内部的方向盘套圈、坐垫、纸巾盒等。黑人男性手拿这些商品，在车流中叫卖，有的则敲车窗兜售。这些产品的销路一般较差，除了黑人以外，其他一般人不会购买。白人除了充值卡和报纸外，一般不会在街头黑人手上买东西，中国人不买的原因则是因为很多东西本身就是中国产的。黑人工艺品有一定的销路，但最容易销售的主要是食品、新鲜蔬菜和水果。

黑人女性不像男性那样在车流量大的地方从事贸易活动，她们大都头顶筐、篮或者桶装的商品，在人多的街边游走。商品主要也是食品，与摆摊所卖的商品种类差不多。也有的妇女卖咖啡、牛奶或者面包，尤其是在早餐和午餐时间，一些妇女头顶着分成块或者片的吐司面包和咖啡或者牛奶，为在街头从事贸易活动的黑人或者其他普通黑人提供饮食服务。

街头贸易的特点

通过对卢萨卡街头贸易的观察，笔者发现赞比亚街头贸易具有几个特点。

首先，街头贸易的规模一般很小，且具有很强的随意性。很多贸易者的全部货物就是手上的那些东西，这些东西卖完之后，贸易者可能会继续想办法获取货物进行贸易活动，也可能暂时不再进货；有的人在一批货物卖完之后，又在某处找到别的工作，放弃街头贸易活动；有人在从事街头贸易活

动的过程中从事别的经济活动。

其次，赞比亚黑人男性和女性从事的街头贸易活动有差异。总体来看，黑人女性主要从事饮食类产品的贸易，而男性除了从事饮食产品的贸易外，还从事其他多种产品的贸易。并且，男性即便是从事饮食产品贸易，也有一定的男性特色，如贩卖酒类和在车流量较大的地方活动。此外，男性用于贩卖的一般是获得货物后可以直接卖出的成品，比如制成品、已包装好的饮食产品等；而女性则在有的产品上还附着加工工序，比如将进货得来的整块吐司分块、在牛奶里兑水、将玉米或木薯烤熟等。在从事街头贸易活动的黑人女性身上还能发现一个男性不具备的特点，即很多黑人女性身边带有未成年的孩子。一些黑人女性的摊边往往有一个以上的孩子，年龄大一点的可以帮忙，年龄小一点的则在一旁玩耍。一些从事流动性贸易活动的黑人女性除了头顶商品外，还在背上背着孩子。众所周知，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很多国家，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的责任非常繁重，除了取水、烹调等家务劳动外，还要承担生育和照顾众多孩子的责任。这从上述的黑人男性和女性从事的街头贸易活动中的差异也可以看出来。

再次，赞比亚黑人从事街头贸易活动一般论个、论件出售。殖民时代前，非洲大部分地区的黑人没有度量衡的概念，殖民统治时期虽然推行度量衡，但广大底层黑人接受的并不多。而且，度量衡器具本身对底层黑人来说是一种先进和昂贵的东西，很多黑人不想学习使用，也不愿花钱或没钱购买。此外，黑人的数学计算能力偏弱，大量商品或者多件不同价格商品的总价计算对很多黑人来说比较困难。如果计算中出现小数，有的黑人更是如临大敌，一般要求顾客增加或减少购买凑足整数。如果使用度量衡，出现小数的几率会非常大，就会给贸易活动增加很多麻烦。

街头贸易存在并兴盛的原因

赞比亚的街头贸易活动本身规模极小，产品单一，价值不大，黑人能从中获得的利益也极少，且具有极大不稳定性。但是，从事街头贸易活动的黑人仍然很多。在城市里，从事街头贸易活动的黑人俨然成为一个阶层。

实际上，赞比亚黑人从事这种规模极小、零星随意甚至具有偶然性的贸易活动古已有之。殖民时代前东南非沿海与内陆之间的长途贸易，阿拉伯人、

斯瓦希里人与黑人国家或酋邦层面交换的主要是黄金、铜、铁、盐、象牙和奴隶，但他们在长途贸易的行进过程中，沿途黑人提供食物的模式就个人而言也是规模极小、零星随意且具有偶然性。长期以来，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些内陆地区农业非常不发达，底层人民除了从事维持性、少有剩余产品的农业生产外，还大量从事各种采集活动。偶有农业剩余产品和采集所得往往用于贸易，以换取外界的商品。在殖民统治时期，则还要靠这种贸易活动获得现金，以缴纳殖民统治当局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税赋。

严格说来，手提两件旧衣服兜售、头顶几个水果叫卖根本不能称作“贸易”，这种街头的贸易活动也根本不值得提到“经济活动”的层面上来考察。然而，这样的活动却正是赞比亚底层黑人生产生活水平极端低下的一种反映。在生产和生活水平极端低下的情况下，这种贸易活动确实是解决一部分黑人生计问题的主要途径。赞比亚经济不发达，国内出产的商品很少，制成品基本全部靠进口，因而非常昂贵，这就使街头贸易的内容有限。底层黑人的生活水平较低，很多黑人一天只吃一顿饭，有的甚至几天都不吃饭。要获得每天的一顿饭或者饿好几天后的一顿饭，除了靠保持一份工作或临时从事一份工作外，再就是靠从事这种街头贸易活动。

赞比亚黑人的街头贸易活动与他们的生活方式有一定的适应性。一位中资农场主曾说过这样的话：“从精神上讲，黑人比起普通的中国人来说要快乐，因为他们没有忧虑。这顿要是能吃上点希马（“Nshima”，赞比亚黑人的主食，一种玉米面），油盐搁得比较合适，他们就很开心了。至于下一顿，在肚子没有饿之前，他们是不会去想的。^①”这段话实际上是对赞比亚普通黑人生活方式的一个很好概括。黑人大多没有长远的打算，很多黑人从事零星和临时性贸易的目的很简单：把手头的东西卖出去，能弄到一顿饭的钱就可以了，有的人的目的则只是为了喝一次啤酒。

赞比亚黑人的这种贸易活动也有一定的自然环境支撑。赞比亚除了少数相对较小范围的城镇中心外，广大地域仍被丛林覆盖。黑人能从这些丛林中获得很多资源，尤其是食物，主要是野果、可食用虫类、蘑菇等，这些食物一部分可以满足自身的需求，另一部分可以供作贸易。即便没有丛林的地方，如卢萨卡街头，也有比较丰富的资源。每年的10、11月份，卢萨卡街头很多

^① 这段话是一位赞比亚中资农场的场长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所言。

地方都有木瓜，到了11、12月份，芒果更是满街都是，还有油梨等。有人说，在赞比亚有两种水果不用花钱就可以吃个够，那就是木瓜和芒果。有了这么丰富的资源，一些黑人一段时间内就靠采摘这些水果过活。

街头贸易与政治

街头贸易活动常常与政治发生联系，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首先，街头贸易者是政治活动的参与者。在赞比亚，城市居民大都有较强的政治参与意识，有自己支持或反对的党派或政治人物。一旦街头有政治活动如集会和游行发生，街头贸易者往往是最积极的参与者。一方面，街头贸易者比较自由，既不用像职员那样呆在办公室，也不用像店铺主那样需要照看店铺。流动的街头贸易者拿着或顶着货物就可以进入政治活动的现场，有摊位者因为货物很少，也很容易收拾好后参加政治活动；另一方面，街头贸易者中有很很大一部分是青年，他们很容易受鼓动而参与政治活动；此外，街头贸易者的经济状况大都不佳，有的甚至极差，政治活动组织者有时只要提供一顿午餐就能使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为其摇旗呐喊。

由于街头贸易者人数多、极易调动，赞比亚的政客都非常重视他们。在卢萨卡，固定的、重要的政治集会场所往往坐落在街头贸易者比较集中的地方，比如交通枢纽性要道的沿线、市场的周边等。在举行游行时，党派和政治人物也注意根据街头贸易者的集中度选取行进路线。2008年末，赞比亚主食玉米供应短缺造成价格上涨，反对党组织所谓的“玉米抗议（Mealie meal Protest）”，抗议在决定路线时就考虑街头贸易者的集中度，并注重通过“玉米价格如此高，而你们这些贸易者的收入如此低”之类的诉求来争取民众支持。

其次，街头贸易者有时是政治活动的直接执行者。2008年姆瓦纳瓦萨总统去世后，赞比亚开始筹备大选，参与选举竞争的主要两方是执政党“多党民主运动”（MMD, Movement for Multi-party Democracy）和反对党“爱国阵线”（PF, Patriotic Front）。这时，街头贸易者的货物中多了新的东西：参选人物鲁皮亚·班达（Rupiah Banda）和迈克尔·萨塔（Michael Sata，现任赞比亚总统）的画像。反对派萨塔由于竞选资源不足，街头贸易者手中除了少量画像外，更多的是印有萨塔照片的小胸牌，当时在萨塔支持者比较集中的铜带省主要城市的街上，有很多黑人摆摊卖这种胸牌。画像和胸牌，虽然成

本不高，但一般卖的比较贵，因为这些东西除了卖作宣传外，其所获得的钱也是政治活动的经费来源之一，买这些东西不但表示政见方面支持，还意味着为竞选出一份力。除了为自己支持的党派卖东西外，街头贸易者还利用“业余时间”张贴宣传画、刷标语等，直接从事竞选工作。

再次，街头贸易者聚集的地方是谈论政治的重要场所。街头贸易者有大量的空闲时间，这些空闲时间大都消磨在闲谈上。几个街头贸易者聚在一起，或者几个街头贸易者再加上几个在附近等客的出租车司机，一个闲谈的小圈子就形成了，而政治往往是这些闲谈的重要内容。2008年大选期间，卢萨卡的街头贸易者常常聚在一起讨论形势，评价竞争政党的纲领，或争论竞争政党的长短。在卢萨卡和铜带省的重要城市如恩多拉（Ndola）、基特韦（Kitwe），街头贸易者常常聚集在一起谈论政治。笔者在基特韦时曾与一群街头贸易者和出租车司机谈论正在进行的大选，尤其谈到萨塔上台后赞比亚对华政策的可能性变化，这些人向笔者耐心解释赞比亚的民主政治特点以及萨塔党派纲领的实质，一个个俨然专家或当事政治人物。

除了谈论赞比亚国内政治外，街头贸易者们还谈论赞比亚之外的政治。津巴布韦形势和穆加贝是他们谈得比较多的话题。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是街头贸易者最津津乐道的谈资之一，从竞选到当选，奥巴马一直是街头贸易者政治谈论的一个中心话题。

结语：从街头贸易看中国对非洲国家的影响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参与国际事务频率和力度的增加以及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对非洲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赞比亚的街头贸易者除了通过手中的货物、日常的照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外，有的还曾经在中国人手下工作过，经受过或好或差的待遇，也亲身体验过一些中国式的东西，比如喝过中国茶、吃过中国菜、在中国诊所就过诊等。

在赞比亚的街头贸易中，最明显的“中国影响”是街头贸易者所拥有的很多货物都来自中国，如服装鞋帽、五金塑料产品、电影光碟等，或由印巴商人、中东商人贩入，或由中国商人贩入，也有的是由黑人商人贩入。黑人街头贸易者在兜售这些商品时，也喜欢强调“中国制造”。

赞比亚的街头贸易者喜欢跟中国人打招呼，并且有很多人用中文的“你

好”。一些街头贸易者熟悉中国的领导人，有时会朝中国人喊国家领导人的名字表示友好。这反映出中国人在非洲活动不断增加使得非洲人对中国更加熟悉，也反映出中国与非洲国家关系一贯友好的关系。

从赞比亚的街头贸易中也能看出中国的文化影响。成龙和李连杰是广大街头黑人热衷谈论甚至模仿的对象，他们一见到中国人就会喊成龙和李连杰的英文名字，或者比划他们认为的中国功夫。此外，中国茶、中国菜、中药也在一些街头贸易者中引起兴趣。

在产生上述积极影响的同时，类似于“中国威胁”、“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之类的论调也在一些街头贸易者身上出现。这一方面是由于西方媒体的渲染，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一些身在非洲的中国人不良言行所致。

Street Trading in Zambia

Liu Weicai

Abstract: Street trading activities are widespread in cities of Zambia, which have distinct African characteristics, result from some origins of history, economy, society and nature and reflect the underdevelopment of Zambian productivity and Zambian Africans' standard of living. The street trading activities are relating with political affairs. Also from these activities we can summarize some kinds of China influence on Africa.

Key Words: Street trading; Zambia; Lusaka; Zambian Africans

(责任编辑: 邢永平 责任校对: 詹世明)